



中國合作學社
仙舟先生紀念合作圖書館
(簡稱)
仙舟合作圖書館



書位號數 571.11
364

登記號碼



3 2168 5878 1

緣 起

長期抗戰勝利的基礎是在動員廣大的民衆，欲使民衆發生巨大的力量，必須組織與訓練。抗戰發生後，有許多新的現象，後方民衆沒有清楚的認識，有許多切身的問題，後方民衆沒有妥當的解決，因對抗戰中各種現象認識不足，難免發生動搖；因對切身問題無法解決，更易陷於苦悶。長期抗戰中，後方民衆需要行動上切實的指導，同時在課業上更需要理論的解答。

本書的發刊，就是爲了上述的目的。我們想使後方民衆，對於戰時各種問題，獲得較正確的「理論」上的認識，以堅定他們對於抗戰的信仰；進而予以行動上「實際」的指導。使他們的力量有效的發揮出來。我們重視實際，也

重視理論，實際與理論是分不開的同一東西。

本叢書的撰著人多是對於各該問題的專門研究者，與在抗戰工作中實際從事者。我們不敢說本叢書怎樣完善，他們的經驗心得是可重視的。本叢書的讀者是以內地知識青年，一般的薪給者，及參加救亡工作的人員爲主要對象。本叢書的內容對於實際的需要難免尙有脫節的地方，希望各方面予以指教。

馮和法

目次

一	引言.....	一
二	全民抗戰的條件.....	三
	一 反帝國主義反封建性	
	二 日本的加緊侵略和中日矛盾之尖銳化	
	三 國際和平陣綫以及侵略陣綫的形成	
	四 國內救亡運動的高漲	
三	全民抗戰的意義.....	一九
	一 對於民族解放運動的影響	
	二 對於反封建的民主主義運動的意義	
	三 對於發展民衆運動與民衆組織的意義	
四	結論.....	二九

一 前言

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略目標是整個中華民族。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勝利是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的滅亡。做了亡國奴以後的工農大眾固然將陷於萬劫不復的地位；做了亡國奴以後的地主資本家的家產也將受到威脅。今日朝鮮台灣的工農大眾，要謀自身解放，自然更比未亡國時要艱苦百倍；今日朝鮮台灣的資本家艱難事業的發展，也要比未亡國時更要困難萬倍。然而在今日，朝鮮人民和台灣人民底命運，却很快就要降臨到我們頭上來了。所以，在今日，我們除了抗日防民族統一戰線來對付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陣線，以全民抗戰來對付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以外，沒有別的出路了。日本帝國主義者要滅亡我們全民族，所以我們專負有以全民族去跟它拼命。這本來是最顯明的事實，別無高深的

道理可講。然而却偏有人說，主張統一戰線，即是別有企圖的過激之談，提倡全民抗戰，即斷送民族前途的誤國政策。更有人以革命家自居，站在『社會主義者』的立場來反對統一戰線，他們說社會上有階級分化，階級利益是不可調和的，國家是階級的統治機構，所以全民抗戰只是一個幻想，或是欺騙大眾的煙幕彈，主張愛國便是背叛了被壓迫階級的利益，強調了抗日是中了英美帝國主義的奸計……等等。因此，我們倒不得不對於某一般人——頭腦清醒，未曾鑽入牛角尖的人們——所認為是最明顯不過的事情，來一個比較詳細的解釋。

二 全面抗戰的條件

我們當然承認社會上存在有利害不同的許多階級，因為這是客觀地存在着的事實。然而有時在一個共同的目標之下，仍舊可以把這些利害不同的（甚至於是利害衝突的）階級聯合起來，採取一致的行動。如今我們的對日抗戰也就是使中國內各階級聯合起來的一個共同目標。然而我們又要進一步問了：爲什麼對日抗戰能夠成爲全民的抗戰，即全民族的統一戰線呢？在這裏，至少可以舉出四點理由。確切些說，即是促成全民抗戰（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四個主要的條件。

第一個條件就是這次抗戰底反帝國主義性。

我們這次抗戰是中國近百年來的民主主義運動底直接繼續，是這運動底一

個新的階段。產生這運動的背景是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社會關係的壓迫。所以反帝反封建便成了這運動所提出的中心任務。但是這一個運動的完全勝利，即反帝反封建任務的完成，在其它社會經濟條件不變的條件之下（如私有財產和商品經濟之存在等），祇是爲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肅清了道路，祇是使中國變成了一個獨立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所以，這種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革命運動，也叫做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革命運動。然而這意思並不是說，民主主義革命祇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的單獨要求。反之，這正是說明了這革命是多階級的聯合抗戰。因爲既然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革命，那麼資產階級本身至少就有參加這革命的可能性（可是並不一定參加）；此外其它的社會階級，如工人、農民和都市中的小資產者，爲了自身的解放却是必然要來參加這革命運動的。所以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革命應該是一個包括一切民主主義勢力的，即是

多階級的革命運動。前面說過，現在我們的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民族解放運動和民族解放戰爭，是近百年來中國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運動的繼續，是它的一個新的階段；因為我們的抗戰的主要任務也不過是在求得民族解放，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不過在目前我們是偏重於反對帝國主義者之間的某一個——即日本帝國主義者。所以，我們的抗戰的民主主義性質也就是使它能够成爲全民抗戰，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第一個原因。

但是有人就說：這是一百多年以前，法蘭西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真理。現在是帝國主義時代，世界上已經沒有革命的資產階級了。說這樣話的人往往以俄國革命時代的事實作例證。

不差，在俄國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運動中，資產階級非但始終是不革命的，而且是反革命的。然而在這裏我們不能忘記一件事情，這就是：當時的

俄國是一個帝國主義的國度；而現在的中國却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度。俄國的資產階級自己就是一個帝國主義侵略者，是殖民地弱小民族底壓迫者，他們當然是反革命的。然而中國的資產階級是被侵略者，是被壓迫者；所以他們是反帝國主義的，就是說，在某種條件下，它是有可能參加革命的（尤其是反帝運動。）

中國的革命運動史正足以證明上面的分析是正確的。因為中國近百年來的幾次重要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除了太平天國運動以外都是發生在帝國主義的強盛時代（帝國主義時代開始於十九世紀末），例如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和一九二五年——二七年的大革命等。在這幾次主要的革命運動中，都曾經有過資產階級參加；雖則他們在革命過程中所表現的堅決性和堅決性，却大不如一百多年以前的法蘭西資產階級了。

說到這裏，抗日民族統一陣綫底反對者又可以拿一九二七年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退出革命的這一個事實來做他們的論據了。然而這論據也是無用的。不錯，民族資產階級在一九二七年退出了革命，然而這並不妨礙他們在今日又重新回來參加革命的民族解放運動，成爲參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一份子。反之，在一九二七年使資產階級退出革命的原因，却真是今日重新回來參加革命的理由。在這裏，我們不能不重新回過頭來，講一講歷史上的故事。

我們在前面說過，近百年來中國的民主主義革命運動有兩個中心任務；一個是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另一個是解除封建勢力的束縛。然而，在中國革命的每個具體的歷史階段上，這兩個任務並不是完全不分輕重地同時提出的。例如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發生是在鴉片戰爭失敗之後，辛亥革命發生在八國聯軍之役，中日之戰等重要的外交和軍事的慘敗之後。換句話說，這兩次革命運動

都是帝國主義的經濟的，政治的和軍事的侵略所直接引起的。所以反帝國主義的任務當然已經直接擺在這兩次革命運動之前了。然而這兩次革命的主要鋒芒却是對準滿清政府的，換句話說，這兩次革命運動，直接地都是以反封建勢力的形態出現的。發生五四運動的直接的導火線是外交問題，然而這運動底主要鋒芒仍是對準北洋軍閥政府的，而且這運動底繼續發展更變成了反抗舊禮教和封建思想的運動。換句話說，五四運動也仍舊以反封建勢力的形態出現的。一九二五年——二七年的革命是以五卅運動和省港大罷工開始的，即是說，這次革命運動在發展的初期已經是直接以反帝國主義（主要是反英）的形態出現的，雖則反封建勢力的任務仍舊存在着——因為在前三次革命中並沒有真正的解決這任務（辛亥革命革除了封建勢力底一個最腐敗的軀殼，——滿清政府，而換上了一個新的軀殼——北洋軍閥政府）。然而革命運動的發展，使革

命的鋒芒又逐漸從反帝而轉向於反封建。北伐開始以後，這個反封建勢力的革命運動（因於革命自身的需求，也即是由於革命發展的必然結果）更擴大而且深入成爲廣大農民羣衆的土地革命。於是在這次革命中建立起來的民主主義的統一戰線就開始發生了裂痕，民族資產階級由動搖而終於退出了革命。更因於留在革命營壘中的其它社會力量的主觀上的錯誤（由領導者負責），不能在聯合陣線分裂之後，獨立支持局面，使這次大革命中途夭折了（因爲革命的兩個主要任務之中，在本質上都不曾成功）。於是便造成了此後十年間國內的殘酷的內戰。

如今爲什麼又有可能使這個革命的聯合戰線重新團圓的可能了呢？在這裏，我們不能不謝謝我們的萬惡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者。

「九一八」以來，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得步進步的侵略使資產階級，甚至地

主、軍閥官僚都發生了存亡問題。日本帝國主義者同整個中華民族之間的矛盾，隨着日本軍閥的足跡的深入內地而逐漸成了中國社會上的主要的矛盾；而中國內部的社會矛盾——主要是封建制度同全國人民大眾之間的矛盾——便反比例地縮小，而逐漸成了中國社會上的次要的矛盾。這樣便改變了國內的社會關係和政治局面，使中國國內各階級又重新有了建立民族統一戰線的可能性。『中國土地屬於日本帝國主義，還是屬於中國人，這是首先待解決的問題』——毛澤東對於共產黨放棄以暴力沒收土地的政策的解釋，也就是中國民族統一戰線重新恢復的一個極好的說明。所以促成這次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或全面抗戰——的第二個客觀條件就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加緊侵略和中日矛盾之尖銳化。

以上兩個客觀條件都是屬於國內的。但是近年來國際間的情勢也是有利於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成立的。

這個有利的國際情勢就是和平陣線和侵略陣線的形成。不管人們怎樣的否認，然而客觀的事實告訴我們：如今世界上有一部份國家願意在目前維持國際現狀更不願以戰爭來改變現狀；屬於這類的國家即英法美蘇等國。不論這四個國家的政治機構是如何不同，——例如英法美三國是資本主義的民主國家，而蘇聯是社會主義的國家；不論他們反對戰爭的出發點是如何不同，——例如蘇聯反對戰爭因為戰爭是根本同它的立國原則不相容的；而英法美等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政治機構却本來是產生帝國主義戰爭的最好土壤，不過因為他們是帝國主義國家中的前輩「富豪」，又是前次帝國主義大戰中的勝利者，如今整個世界已經有一大半操縱在它們手裏，它們在目前的主要打算是在怎樣保持現狀，防備別的帝國主義者來分贖；（這宛如有了一身價的白相人一樣不像普通的癩三一樣窮兇極惡了；）總之，這些國家——英法美蘇等——在目前都願意和平

對戰爭却是一個事實。所以這些國家便形成了國際間的和平陣線。但是除了這一部份國家以外，另外還有一部份國家却願意掀起戰爭，破壞和平，以滿足它們的侵略慾望。屬於這一類的國家主要為德意日三個法西國家。這三個國家在帝國主義侵略者營壘中，都是後進的『暴發戶』。其中德國是前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中的戰敗者，大戰結果負擔了驚人的賠款不算，還損失了所有的殖民地領土。意國在前一次大戰的結果，雖不曾負擔賠款不曾喪失殖民地（因為它能夠看風轉舵，在中途出賣了它的同盟者，投降了協約國），然而也沒有分潤到一些贖物。至於日本帝國主義者，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是交了鴻運的，然而它的獨霸遠東的優利地位，它的富饒而孱弱的鄰邦都是增進了它的侵略胃口。不過，對於這三個國家所以成爲侵略國家起有最主要的作用的是這三個國家中的軍事法西主義的政治機構。在資本主義世界的最脆弱的這幾個環中，統治者不

得不以暴烈的手段白色恐怖來維持這垂危的社會制度，更不得不以對外的侵略戰爭來做它的強心針。這些國家正在掀起人類史上第二次的大屠殺，正在到處放火以便引起第二次的世界大戰。這些國家便在國際上結成了所謂侵略陣線。

在和平陣線中的蘇聯不用說可以成爲我們的抗日民族統一陣線的最忠實的友人；可以在我們的全民抗戰中給我們精神的和物質的援助。其它如英美法等國，至少也可以對於我們的全民抗戰維持友誼的中立；在我們的靈活而正確的外交運用下甚至也可以給我們以積極的支持。當然，我們也不要忘記了這些國家底帝國主義的本性，在某種場合之下，它們是可以出賣我們的，可以使我們的抗戰中途妥協（即投降）的，然而這主要是在我們自己了。只要我們自己立得穩腳，不受別人的慫恿，堅持抗戰到底，它們也是無可奈何我們的。因爲我們在目前至少有把握可以說英美法等國積極援助日帝國主義者來同我們正面作對

是不致於的。此外，全世界各國的（尤其是日本國內的）無產階級革命勢力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尤其是朝鮮，台灣的）民族解放運動的勢力，是可以作為我們的反日帝國主義的全民抗戰作有力的聲援的。

最後，就是國際侵略陣線的本身，除日本帝國主義以外，德意兩國在目前也沒有可能同我們的敵人聯合着，向我們作軍事上的進攻，它們至多也不過是暗中幫助我們的敵人而已（至少在中日戰事未擴大為世界大戰之前，這估計是可靠的）。所以，在目前，直接能夠在軍事上同我們作戰的僅僅日本帝國主義者而已。這也可以說是促成我們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全民抗戰的第三個客觀條件。

我們的任務正在於看清了上面所說的國內外的情勢，在國內鞏固我們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及階級，孤立我們的主要的民

族敵人，進行持久的民族抗戰，粉碎日本軍閥的「使支那屈膝」的幻想。「我們要以千萬個子彈向着一個槍靶瞄準」——這便是根據客觀的條件所產生的全民抗戰的主要戰略。

在上面我們分析了促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全民抗戰的三個客觀條件。但是在這裏我們必然會發生這樣的一個疑問：上面所說的這三個條件都是早已存在了的。例如：對日抗戰的反帝國主義性是自從中國有了反帝國主義運動以來就存在着的。日帝國主義的加緊侵略和滅亡我整個中國民族的野心至少在「九一八」以後是已經明白地向我們宣示了的。此外，國際間侵略陣線和平陣線之形成也是四五年以前的事情了。然而爲什麼直到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底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後，才在大體上停止了國內的政治和軍事的敵對局面呢？爲什麼「九一八」東北的淪亡，「一二八」淞滬抗戰，長城各口之役，以至於去歲綏遠的抗戰

都還不曾擴大成爲全國性的抗戰，直到今年七·七蘆溝橋事變和「八一三」日
本軍艦的大砲又第二次在黃浦江畔響了起來以後，才形成了全國性的抗戰呢
(而且主要的還祇限於軍事方面)？這些事實就是告訴我們僅僅客觀條件的存
在並不足以馬上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全民抗戰的實現。這還需要我們的主
觀上的努力。歷史上任何革命運動底發生都有它的客觀的必然性，然而如果沒
有革命階級底努力就決不會成功，而且徒然增加了後來讀史的人發生「坐失機
會」的感嘆。

自從「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對內和平，對外抵抗」的呼聲就被喊出。此
後隨着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的加緊，這呼聲便逐漸傳佈開來。經過了一二、九
和一二、一二的大示威以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運動瀰漫到了全國各
地救國會的組織深入了社會各階層。然而直到西安事變以前，統一戰線運動始

終還沒有打動政府當局的心。西安事變是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運動發展史上的一個劃時代的事件。這事件的意義當然並不在於它本身，而是在於它所起的客觀作用，在於它提醒了最高當局一件事，即是：『對內和平對外抵抗』的要求已經不僅是一般民衆的要求，而且已經被一部份軍隊所接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運動已經動搖了政權的重要基礎。因此就不得不對於過去的對內對外的政策重新加以通盤考慮。因為要是不這樣的話，那麼政權基礎的動搖是不免要更擴大起來的。於是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以後，國內政局便逐漸地，雖然很慢地，然而繼續不斷地向着民族統一戰綫的路上跑去。西安事變對於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形成起有這樣重要的意義當然不能說是事變發動者底什麼功蹟，因為這事變的本身就不過是『九一八』以來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運動——或救亡運動——普遍發展的一種反映而已。但是如果要論『功』，那麼主要

的應該歸功於那些爲這運動而奮鬥、犧牲的千百萬的大衆。至於那些擁護或提倡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團體及其領導者底努力，以及他們的坦白誠懇的態度等對於這運動的成功，當然也有很大的幫助的。

所以，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第四個條件是主觀上的條件，即「九一八」以來，全國民衆，和團體政黨等對於救亡運動的努力。

三 全民抗戰的意義

我們的全民抗戰的本身的意義是用不到在這裏詳細申說了。因為全民抗戰完全勝利的結果，首先就可以使我們免於亡國滅種的慘禍，使我們的子孫不致淪為日本帝國主義者底殖民地奴隸。僅就這一點來說這個偉大的解放戰爭的歷史意義，就已經是不可抹煞的了。然而我們的全民抗戰的全部意義却還不止於此。

在前面已經說過，我們的全民抗戰是近百年來一脈不絕的反帝國主義反封建的民主主義革命運動底一個新階段。我們的全民抗戰的勝利對於中國整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革命的發展前途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關於這一層我們可以分成以下三點來說明：

第一、我們先來說中國此次全民抗戰對於我們整個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的前途有何種影響。我們知道，我們現在的全民抗戰是專門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我們的抗戰非但不是一般的反帝國主義的抗戰（即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的抗戰），我們在這抗戰過程中而且極同意其它帝國主義建立友誼的外交關係。然而我們仍舊可以說，反日的全民抗戰的勝利也就是整個反帝國主義民族解放運動的勝利，或者至少可以說是整個反帝國主義民族解放中的最主要的一部份工作之完成。對於這一層，我們可以把日本帝國主義者在統治中國的帝國主義營壘中所處的經濟的和政治的地位來說明。

日本同帝國主義各國發生往來還是在中國以後。在它初被美國人的砲艦打開大門的時候，也同中國一樣是帝國主義列強所侵略的對象，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度。可是它經過了明治維新的政變，改革了國內的封建社會關係；便踏上了

現代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更經過了中日之戰的勝利，才擺脫了帝國主義列強的束縛，而且自己也揆進了帝國主義者的營壘，開始向它的積弱的鄰邦，（即它的半殖民地時代的老大哥）——中國侵略。不過在最初的時候，它在中國的經濟的政治的以及軍事的勢力，都趕不上其他帝國主義列強。後來又經過了日俄之戰的勝利，經過了世界大戰的好機會，沒有多少時候，它在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的統治勢力中已經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我們先來看日本在中國的經濟勢力的發展。據堪督洛維契的材料，在一九三一年（即「九一八」事變的一年），對外貿易中佔主要地位的英美日三國在中國進出口中所佔比重如下（把經過香港的轉口貿易估計在內）註

	美國（ <u>連菲律賓</u> ）	日本（ <u>連高麗</u> ）	不列顛帝國
出口	一六・〇%	三四・〇%	一五・六%

入口

二四・〇%

三二・三%

二五・四%

(註)：據格羅維契著，美國爭取中國，頁四八六。一九三五年莫斯科出版。

由這表裏的數字看來，日本在中國的出口貿易中遠勝英美兩國而佔了第一位，在入口貿易方面也只比英美稍稍遜色一些，日本在中國對外貿易中所佔的優勢主要是從世界大戰以後取得的。但是，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經濟利益還不止這一點。我們還沒有把他在中國的投資作估計到。根據雷謨的材料，一九

三一年英美日三國在中國的投資額如下：註

總額(百萬美元)

在外人投資總額中所佔百分比

對各該國在一九一四年投資額的百分比

大不列顛

一一八九・二

三六・七%

一九九・八%

日本

一一三六・九

三五・一%

五一七・七%

美國

一九・六八

六・一%

三九九・〇%

日本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外人投資總額中，所佔比重，由大戰初年到一九三一年爲止的這十六年之間，增加了五倍多，幾乎趕上了英國而超過了美國五六倍。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帝國主義者佔領了東北四省，更在事實上控制了華北各省。這幾年來，它在那裏的經濟膨脹，自然更是意料中事。在目前，日本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經濟勢力，毫無疑義已經超過於英美兩國之上。隨着日本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經濟勢力的膨脹，它在中國的政治勢力，當然也隨着而增加了。而且因於中日間的特殊的历史上的關係和地理上的接近，使日本在中國的政治勢力更比它的經濟勢力要強大。更重要的是：在上面已經說過的國際關係下只有日本帝國主義者才能以軍事實力直接來鎮壓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

在目前，日漸衰老的不列顛帝國主義在西歐和地中海正被德意兩國侵略者弄得頭痛，決沒有可能像日本帝國主義者那樣用一百多艘軍艦，四五十萬陸軍來鎮壓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至於美國，它雖然不像英國那樣有許多後顧之憂，然而它要想企圖併吞中國，必然要引起英日的聯合反抗。它的軍事實力能夠調遣太平洋方面來的決沒有日本那麼強大而且便利。所以，在目前企圖併吞中國，而且能夠以那麼多的兵力來對付中國人民的只有一個日本帝國主義者。如果我們這次對日的全民抗戰能夠勝利，這一個最兇橫最野蠻的侵略者能夠被我們打倒，那麼要解除其它帝國主義者對於我們的束縛是比較容易的事情了。當然我們也不能過分樂觀，以為抗戰勝利之後，即可完全以和平手段來解除這些束縛。但是，我們至少可以說：在此次抗戰勝利之後，我們已經完成了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中的最艱難的一段工程。

第二、我們來說此次全民抗戰對於反封建的民主主義運動的意義。資本帝國主義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統治同當地的封建勢力是利害一致的。在經濟關係上，帝國主義者不願意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度走上工業發展的道路，它希望後者永遠成爲宗主國的原料供給者，即希望後者永遠停滯在落後的農業社會的現狀下。因此帝國主義者總是以全力去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封建政權，並阻撓一切進步的運動。

中國的反封建的民主主義革命運動開始於太平天國革命，而太平天國是在英帝國主義的直接幫助下失敗的（英國戈登將軍所領導的長勝軍對於滿清政府繼續太平天國革命曾經起了很大作用）。辛亥革命後，繼續着滿清政府而起的北洋軍閥的封建政權，主要是英日兩個帝國主義者所支持的。後來國民黨在廣東建立革命政權的時候，英帝國主義便挑撥陳炯明等小軍閥起來反抗這革命政

權，以軍械接濟買辦陳廉伯陰謀反革命的商團暴動，甚至幾次以軍艦開入廣州作直接的威嚇。同時，日本帝國主義者便在北方支持奉系軍閥反對廣東政府的友軍——國民軍（馮玉祥的軍隊），甚至直接出兵滿洲鎮壓郭松齡的暴動。廣東政府出師北伐後，各帝國主義者更用盡種種方法支持軍閥政府的統治。就是後來北伐軍到了長江流域，民族革命的統一戰線之破裂，也脫不了帝國主義的陰謀。甚至最近十年來的內戰，一半也是帝國主義者暗中策動的。

如果在過去，在摧殘中國反封建的民主主義革命運動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英帝國主義者，那麼隨着日本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經濟政治等勢力之增長，在今後担任這個革命鎮壓者的責任的主要的將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了。所以，全民抗戰的勝利也就是剷除了國內封建反革命勢力底一個最主要的支持者，也就是中國的反封建的民主主義革命減少了一個最兇惡的敵人。

第三、就是全民抗戰對於發展羣衆運動和羣衆組織的意義。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的抗戰決不能是單純的軍事上的行動。我們必需爭取全民的動員才能保障這抗戰的最後勝利。抗戰如果繼續下去，那麼不管政府當局的主觀意志如何，民衆運動的相當開放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任何政治集團如果在這偉大的時代中不願被人民所遺棄，那麼它就待站在最前線，爲爭取民衆運動的澈底開放而奮鬥，爭取抗戰的勝利和抑止民衆運動是兩相抵觸的政策。同時，這一次抗戰亦是鍛鍊我們民族的一個最好機會。抗戰將影響到國民生活的每一部門，將牽涉到我們的每一個集團和每一個人。凡是經受不了這一次艱苦鍛鍊的集團和個人，都要在這一次抗戰中被淘汰；凡是能夠經過了這一次鍛鍊而存在的個人和集團都已經成了鋼鐵一般的隊伍，它將能克服前途的任何困難。這次抗戰更能增進全國人民的政治水準和組織能力。而最重要的是全國各階級和各政治

集團，經過了這一次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共同奮鬥，更能促進相互間的了解和認識，使全國人民能夠更比以清楚地認識誰是他們的領袖和同盟者，誰能夠引導他們走上澈底解放的道路，當然這些一切對於中國整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革命底發展前途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的。

但是，我們的全民抗戰的意義還不止於此，我們的敵人，是毀滅人類文化，破壞世界和平，以發起反蘇聯十字軍和鎮壓世界革命相號召的國際侵略陣線底主要的一員。所以我們的抗戰具有更重大的國際使命。我們是為自己的民族獨立而鬪爭；然而同時也是為了維護世界和平，保持人類文化而奮鬥，為世界革命運動，剷除一個最兇惡的敵人，為全人類的解放去除了一个大障礙。也正是因為這樣故，我們的抗戰可以獲得全世界的援助；而且全世界也有給我們以此種援助的義務。

四 結 論

在上面我們說明了成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實現全民抗戰的理論基礎，更舉出了全面抗戰對於我們的整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革命運動，和世界革命運動的意義。但是，到今天為止，仍舊有許多人在反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在這裏，我們因為限於篇幅沒有機會來把這些高論詳細批評。祇是把這中間最重要的幾種做一個概略的檢討。

反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大概發自兩種人。一種人以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是左翼集團的口號。但是他們覺得左翼集團所信奉的階級鬥爭和

社會革命的學說，是跟統一戰線不相調和的；而他們所主張的國際主義更是跟愛國主義相矛盾的。所以他們說左翼團體所提出的統一戰線的口號是沒有誠意的，這是一種「陰謀」是一種「手段」。他們的結論便是安內攘外，主張剿滅了這些「陰謀家」，再來對付外來的敵人。

其實，這種反對的理由是不成其為理由的。因為在今天，除了少數空談的「革命家」以外，沒有人在把社會主義革命當做行動口號，而這些空談的（即魯迅先生所說的「高超的」）「革命家」是根本反對統一戰線的。凡是真正革命的社會主義者都認為當前的中國革命並不是社會主義的革命，而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革命，認為不經過這一個民主主義革命的階段便不能實現社會主義的革命。列寧曾經說過：「凡是要達到社會主義而不願經過民主政治的人，……都必然要走到反動的結論上去。」當前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鬥爭是

中國民主主義革命底現階段最迫切的一個任務。一個社會主義者如果不想走到反動的結論上去，不想做日帝國主義者所僱傭的漢奸，那麼都會把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工作看做自己當前的主要工作。同時，每一個實踐的社會主義革命者都可以看到，在日本帝國主義同整個中華民族之間的矛盾極度尖銳化的今日，能夠參加這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的也決不止社會主義者一種人，決不止無產階級一個階級。所以，凡是真正願意為社會主義而鬥爭的人，必然要以全力來完成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更願意同一切反日的勢力締結同盟——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社會主義者和無產階級自己說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是自己的革命行程中的一個階段——而且是最初步的一個階段，他們必須忠實地而最徹底地走完它。這是他們的整個任務的一部份，而不是他們完成自己任務的最後階段。這好像一個須要跑完一百里路程的旅人一樣，他不能不

忠實地而且澈底地跑完最初的一半路程；同時，也決不能把這最初的一半路程看作是自己跑完後半個路程的一種「手段」。至於在反帝社會主義的人們說來，如果不願把自己看做是抗日鬥爭的敵人，不願把民族解放的工作看作是旁人的任務，那麼就決不能把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說是被人「利用」；如果說人家提倡統一戰線是不忠實的，那麼自己就祇有更忠實來實行抗日鬥爭，以便揭露人家的不忠實；如果恐怕人家利用抗日統一戰線得了「人心」，造成了他們的勢力，那麼自己就應該更勇敢地站在抗日統一戰線的隊伍中來努力工作，以取得一切抗日民衆的擁護。自己不參加抗日工作，甚至來反對工作，那祇是失去了人民對自己的信仰，促成了民衆對別人的信仰而已。

至於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更不是矛盾的。因為我們現在的愛國主義決不是排他的愛國主義，而是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的愛國主義。如果一個社會主

義者不因『高超的』空談而把國際主義誤解成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大亞細亞主義』，那麼他就決不能反對愛國主義，即反對民族解放運動。因為國際主義決不是帝國主義的併吞政策和我們的亡國政策；而是獨立平等的各民族的自由的大同盟。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是以世界大同（即國際主義）為最高理想的；所以孫中山先生的信徒，就不應該說信奉國際主義就是不愛國。

自從『八一三』起，中央政府開始發動了全國性的（在地域上）抗戰，和國共兩黨重新攜手以來，上面這種反對統一戰線的議論便逐漸消失了。但是除此以外，更存在有從另一方面來的反對論調，這便是上面所說的那些空談的『高超的』革命家。這些人自稱是社會主義者，而且是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們常常攆起這塊革命的招牌來反對民族統一戰線。他們所反對的理由歸納起來有以下幾點：反日不應忘記了土地革命，反日更不應忘記了反英反美……以致於

反對一切帝國主義者；反日不應同資產階級訂立同盟，——即統一戰線。

在這裏，也因為限於篇幅只能作一簡單答覆。第一，我們要知道提出這種反對理論來的人（主要的即托洛茨基主義者）本來認為中國革命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革命階級，所以他們向來是不把反帝的民族解放運動看作是當前中國革命運動中的中心任務的。他們如今忽然如此賣力地提出了這兩個任務，主要的也是爲了攻擊別人的一種戰略的動機。

如今我們要問主張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否就是輕視了反帝和反封建（土地革命）的任務呢。當然，這決不是的。

不錯，加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各黨派都暫時已經放棄了土地革命，即放棄了以暴力沒收土地的政策。在中日間的民族矛盾，即反日帝國主義的鬭爭極度尖銳化的現狀下，這是必要的。然而這並不是否認了依照合法的途徑相當解

決土地問題的必要。土地問題的嚴重性及其解決之必要連閻錫山先生在前兩年間都注意到了。再者，反封建和反帝民族解放運動雖爲中國民主主義革命的兩次中心任務，然而我們在上面就已經說過，這兩個任務並不是永遠在革命中並重的。有時往往把反封建或土地革命變成了革命的直接課題，有時却因環境的變移，又把反帝——而且往往是反對某一個帝國主義者——做了革命的中心任務。在目前，我們集中力量於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者，也是客觀環境需要我們此做的。這是第一，

第二、一般的反帝同軍事上的反帝國主義鬥爭是兩件事。一般地說，我們應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壓迫者，然而我們却不能同一切帝國主義者作戰。我們爲減少我們的敵人，孤立我們的主要敵人起見，必須使其它帝國主義者保持中立甚至幫助我們。『把千百萬顆子彈，向着一個槍靶上射擊』——這是最好的革

革命戰略。

第三、爲了同一目的，我們應同國內一切反日力量（不論其堅決心如何，不論其時間久暫）結合統一戰線。反對統一戰線者常常以社會主義者和工人階級同其它階級訂立同盟之後要被其它階級出賣爲理由，而反對加入統一戰線，或是爲了爭取所謂領導權而反對加入統一戰線。其實他們的理論正是表示了對於自己以至於對於工人階級的堅定性和革命性失去了自信。即以爭取領導權而言，試問自己站在這個偉大的羣衆運動之外來反對這運動，（誰也不能否認抗日已成了全國人民的一致要求，）還能取得羣衆的信仰嗎？還能取得什麼「領導權」嗎？

對於自己都失去了自信，空喊無產階級革命和土地革命，空喊反對一切的帝國主義者——但實際上是放鬆了當前的最兇惡的一個帝國主義者，放鬆了革

等敵人。對於這樣的革命家，怪不得魯迅先生要問道：「倘若有人造一
們的錢，說日本人出錢叫你們辦報，你們能夠洗刷得很清楚嗎？」（現

卷一，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其實，即使日本帝國主義者並未出錢叫
「辦報」；但這些「革命家」偏能爲日本帝國主義者，義務効勞，在
是更合算了嗎？同時關東軍特務機關長的報告書中，不是早已
「當做是自己的意中人了嗎？」（見申報週刊）

這種主要的反對統一戰線的議論以外，更有很多曲解統一戰
線，對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前途，也是很有危險的。例如
近來，「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戰士，爲了擔心這統一戰線的破裂，
害怕『統一戰線』的衝突影響到了抗日鬥爭的前途，便諱言鬥爭，甚至諱言黨
派和階級」的論調，說「統一戰線是超階級的，超黨派的或超經濟的。」

這種統一戰線的定義，是同「統一戰線」這個概念的本身相矛盾的。什麼叫超階級的，超黨派的。用淺近的話來說，就是非階級的，非黨派的。然而所謂統一戰線的本意，卻就是「各黨各派各階級的大聯合」；這就是說，統一戰線不僅不是超階級的，超黨派的，而且是多階級多黨派的。「超階級超黨派」論者所解釋下的「統一」不是辯證論中的「統一」，而是形而上學（玄學）的

「同

但是稍稍研究過一些哲學的人都知道形而上學的這一個範疇——「同一」——是多麼膚淺；多麼跟我實地矛盾呀！形而上學者祇知道「同一」而不知道「差異」（矛盾），只知道A等於A，但是却不知道A同時又不等於A的。「植物，動物和每一個細胞，在自己生命的每一瞬間是跟自己相同一的，然而同時又跟自己相差異的；這由於物體的吸收和排洩，由於細胞的呼吸，形成和死亡，由於循環過程，——總之，是由於不斷的分子的變化的總和（這些分子變化形成了生命，而且這些分子變化底總和在生命的各個階段中——胎兒生命，幼年期，性的成熟，繁殖過程，衰老，死

亡——都一目瞭然地表現了出來」。

「統一的本身就包含有差別的，這事實表現在每一個文句中。在每一句文句中，客語 (The Predicate) 是不可避免地同主語 (The Subject) 有差別的。蓮是植物，玫瑰是美麗的……在蓮裏，或者是在客語中，或者是在主語中，總有一些東西不是主語或客語所全能包括的。」

因為把形而上學的「同一」代替了辯證的「統一」，所以便說是「超經濟的」，意思是說不能有經濟的鬥爭存在的；或者正確些說，正是因為反對經濟的鬥爭（在事實上，只是反對現今在經濟上處於被剝削地位的階級做鬥爭），所以才說「超黨派的」和「超階級的」。

然而，階級和黨派的存在是客觀的事實。階級的發生，本身就是由於經濟利益的不同，各階級的經濟利益既然不同，那麼便不免要發生了鬭爭。

地主和農民，資本家和工人——這不是不同的階級嗎？資本家對工人說

現在是國難時期，你們應該多做些工，少拿些錢；地主說：救國是大家的責任，救國公債應由大家均攤；然而工人和農民却說：我們只有氣力，沒有金錢；爲了救國，我們可以供獻氣力，可以犧牲性命，但是請你們犧牲些經濟的利益，讓我們的一家老小可以有一個溫飽，免得我們在前線上還有『後顧之憂』，至於救國公債只好請你們多負擔一些了。

總之，不論是地主資本家的地租利潤也好，是勞動者的勞動報酬也好，抑是抗日救國的軍費……也好，都出之於工農所生產的物質財富。資本家地主多拿進或少拿出了一些，那麼工農便不免少拿進，或多拿出一些。地主資本家既不願多拿出少拿進，那麼難道工農倒肯多拿出少拿進，——關於這拿進和拿出的『爭論』，豈不就是所謂經濟鬭爭？

明達事理的人不在於閉着眼睛否認事實，而在於解釋事實。在於說明：這

些利害不同的階級，在今天是否有可能找到一個共同的立場作為建立統一戰線的基礎。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加緊侵略，和亡國滅種的慘禍之前，這樣的共同立場是存在的，因為不僅「中國土地屬於日本帝國主義還是屬於中國人」的問題需要解決，連中國的工業是否要被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農業中國」的政策，所以窒息死的問題，也是急待我們全國人民首先解決的問題。在這共同的立場上便產生了「抗日第一」（在目前是「抗戰第一」）的原則，便產生了各黨各派各階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礎。

但是「抗日第一」的原則並不是消滅了各階級之間的（也即是各黨派之間的）經濟的鬭爭，更不是消滅了他們之間的政治鬭爭（如民主問題）。因為這是不可能的。「抗日第一」的原則，祇是迫着使這種鬭爭要服從於它（「抗日第一」的原則），祇是給了這鬭爭一個限度。

如果這鬥爭的結果（如政治民主化和改善民生之實現）是幫助抗戰的全民動員，擴大並且鞏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爭的勢力，那麼即是站在民族的立場上，這鬥爭非但不應反對，而且應該贊成的，反之如果這鬥爭要削弱抗戰的實力，那麼就是從任何一個階級的利益觀點出發，我們也應反對這鬥爭。

參加抗日統一戰線的各階級和各黨派，只有這樣坦白的揭示出自己獨特的立場，更各自從立場來為民族解放的共同目標而奮鬥，那才能得到開陳佈公共同合作的最大效果；反之，如果，各把自己的本來面目遮掩起來，空喊「寬容」，那真是充分表示了自己的虛偽而已。政治家不是三家村的和事佬，用不到滿口「寬容」的「慈悲臉」。祇以「寬容」來做政治的基礎，那麼這基礎太軟弱無能，太可憐了。

在這裏，順便講一講「超經濟」這一名詞的本身。不錯，奴隸制度下的剝

削，和帝國主義的剝削，可以說是超經濟的剝削，然而這倒不是因為奴隸主義和帝國主義者「不但要剝削他們的剩餘勞動，而且還要剝奪他們的身體自由和生命保障」，也不是因為帝國主義的「恐怖的刀光要掩蓋了一切『人權』，『人道』……的招貼」，而是因為這種剝削，主要的往往不是依賴經濟的力量和依照資本主義經濟中的剩餘價值法則來取得的；而是依賴政治的力量，或法律上的身分等級關係來取得的。同時反對奴隸制的鬥爭和反對帝國主義的鬭爭，也用不到罩上一件「超經濟」的外衣。把我們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稱做是「超經濟的」，在字面上或許可以減少些「銅臭」，使得我們自己可以「高尚些」；然而却抹煞了我們的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鬭爭的真實的意義。因為我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主要的不是爲了空洞的民族「光榮」，也不僅是爲了政治上的獨立，而真是爲了我們自己的，更爲了我們兒孫的「生存」，即是爲了經濟。

新戰書時 目錄

毛澤東自傳	史 諾著	〇・二〇
戰時後方民衆訓練	駱耕漠著	〇・二〇
國民救亡政治知識	傅于琛著	〇・二〇
全民抗戰的理論基礎	孫冶方著	〇・二〇
日本能否爆發社會革命	孫文庭編	〇・二五
日本進攻蘇聯	丁鏡心編	〇・二〇
毛澤東抗戰言論集	張劍萍編	〇・三六
戰時後方歌詠	周鋼鵬著	〇・二〇
中國新西北	張劍萍編	〇・二〇
朱德傳	陳得真編	〇・二〇
日本鐵蹄下的東北	宋斐如編	〇・二五
希脫拉進攻蘇聯	吳大琨譯	〇・三〇

被包圍的日本	楊寶琛譯	〇・二〇
抗戰中的文化問題	吳大琨著	〇・二五
民衆組織與諜報工作	劉祖洛著	即出
全面抗戰諸問題	馮和法著	即出
戰時農村問題	馮和法等著	即出
戰時後方民衆組織	錢俊瑞著	即出
戰時後方演劇	夏 衍著	即出
戰時農村服務	薛暮橋著	即出
國防前線外蒙古	楊寶琛編	即出
中日戰爭中女間諜	楊寶琛著	即出
中國與中國人	林語堂原著	〇・二〇
文摘戰時旬刊合集訂本(一一六)		〇・三六

漢口黎明書局經售

江漢路聯保里十二號

全民抗戰的理論基礎

孫冶方撰

借期 遠期 借者 備註

中國合作學社仙舟先生紀念合作圖書館



借閱者注意

- 一 借書期限本埠社員以二十天爲限外埠社員以三十天爲限但本館遇需要時得隨時索回
- 二 借書如交郵寄還必須掛號
- 三 遺失或損壞須照市價賠償
- 四 加意愛護
- 五 逾期不歸還者應照章受罰
- 六 還書時注意向本館索回借書證
- 七 借書人住址變更請即迅速通知本館
- 八 借書滿期請讀者自行注意本館於期前不另通知
- 九 請遵守本館借書規則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再版

戰時民衆叢書

全民抗戰的理論基礎

版 權
 黎 明
 書 局
 所 有

每冊實價一角

著 者 孫 冶 方

主 編 者 馮 和 法

發 行 者 徐 毓 源

經 售 處 上海四馬路
 黎 明 書 局
 漢口江漢路聯保里十二號

黎明書局發行

北平 長沙 開封 安慶 成都
 佩文齋書社 明齋書局 郁文書莊 景文書局 普益書局

廣州 濟南 保定 西安 南寧
 生活書店 東方書店 東華書店 夏東書店 大大書局

天津 杭州 南昌 重慶 無錫
 會友書局 武林書局 掃葉山房 北新書局 大同書局

全國各埠均有代售

KBC

10

265.06

82